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 龐奸侯設計軟紅堂

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，只見一帶簇新的粉牆，露出樓閣重重，用步丈量了一番，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。到了二更時分，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，將燈吹滅，聽了片時，寓所已無動靜，悄悄開門，回手帶好，仍然放下軟簾，飛上房，離了寓所，來到花園（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）。約略遠近，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繚來，用力往上一拋（是練就準頭），便落在牆頭之上，用腳尖登住磚牙，飛身而上。到了牆頭，將身爬伏。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，側耳細聽。（此名為「投石問路」。下面或是有溝，或是有水，就是落在實地，再沒有聽不出來的。）又將鋼爪轉過，手攙絲繚，順手而下。兩腳落在實地，脊背貼牆，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，方將五爪絲繚往上一抖，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。躡足潛蹤，腳尖兒著地，真有驚浮鶴行之能。來至一處，見有燈光，細細看時，卻是一明兩暗，東間明亮，窗上透出人影，乃是一男一女，二人飲酒。展爺悄立窗下，只聽得男子說道：「此酒娘子只管吃下，無妨；外間案上那一瓶，斷斷動不得的！」又聽婦人道：「那個酒叫什麼名兒呢？」男子道：「叫作藏春酒。若是婦人吃了，慾火燒身，無不依從。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，這婦人至死不從，侯爺急得沒法，是我在旁說道：『可以配藥造酒，管保隨心所欲。』侯爺聞聽，立刻叫我配酒。我說：『此酒大費周折，須用三百兩銀子。』」那婦人便道：「什麼酒費這許多銀子？」男子道：「娘子，你不曉得，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，我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，如何發財呢？我告訴你說，配這酒不過高高花上□兩頭。這個財是發定了！」說畢，哈哈大笑。又聽婦人道：「雖然發財，豈不損德呢！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，你如何助紂為虐呢？」男子說道：「我是為窮困所使，不得已而為之。」正在說話間，只聽外面叫道：「臧先生，臧先生。」展爺回頭，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，便閃身進入屋內，隱在軟簾之外。又聽男子道：「是哪位？」一壁起身，一壁說：「娘子，你還是躲在西間去，不要拋頭露面的。」婦人往西間去了。臧先生走出門來。

這時展爺進入屋內，將酒壺提出，見外面案上放著一個小小的玉瓶；又見那邊有個紅瓶，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，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，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。提起酒壺，仍然放在屋內。悄地出來，盤柱而上，貼住房簷，往下觀看。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，奉了主人之命，一來取藏春酒，二來為合臧先生講帳。

這先生名喚臧能，乃是個落第的窮儒，半路兒看了些醫書，記了些偏方，投在安樂侯處作幫襯。當下出來，見了龐福，問道：「主管到此何事？」龐福說：「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，叫你親身拿去，當面就兌銀子。可是先生，白花花三百兩，難道你就獨吞嗎？我們辛辛苦苦，白跑不成？多少不拘，總要染染手兒呀。先生，你說怎麼樣？」臧能道：「當得，當得，不能白跑。倘若銀子到手，必要請你吃酒的。」龐福道：「先生真是明白爽快人。好的，咱們倒要交交咧。先生取酒去罷。」臧能回身進屋，拿了玉瓶關上門，隨龐福去了，直奔軟紅堂。哪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，盤柱而下，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。

這裡婦人從西間屋內出來，到了東間，仍然坐在舊處，暗自思道：「丈夫如此傷害天理，作的都是不仁之事。」越思越想，好不愁煩，不由得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慢慢的獨酌。誰知此酒入腹之後，藥性發作，按納不住。正在胡思亂想之際，只聽有人叩門，連忙將門開放，卻是龐祿，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。婦人讓至屋內。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，回身要走，倒是婦人留住，叫他坐下，便七長八短他說。正在說時，只聽外面咳嗽，卻是臧能回來了。龐祿出來迎接著，張口結舌說道：「這三——三百兩銀子，已交付大嫂子了。」說完，抽身就走。

臧能見此光景，忙進屋內一看，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，仍是坐在炕上發怔，心中好生不樂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說罷，在對面坐了，這婦人因方才也是一驚，一時心內清醒，便道：「你把別人的妻子設計陷害，自己老婆如此防範。你拍想想，別人恨你不恨？」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，便拿起壺來，斟上一杯，一飲而盡。不多時，坐立不安，心癢難抓，便道：「不好！奇怪得很！」拿起壺來一聞，忙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快拿涼水來！」自己等不得，立起身來，急找涼水吃下，又叫婦人吃了一口，方問道：「你才吃這酒來麼？」婦人道：「因你去後，我剛吃得一杯酒……」將下句嚥下去了。又道：「不想龐祿送銀子來，才進屋內，放下銀子，你就回來了。」臧能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佛天保佑！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。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，為何跑在這酒壺裡來了？好生蹊蹺！」婦人方明白，才吃的是藏春酒，險些兒敗了名節，不由的流淚道：「全是你安心不善，用盡機謀，害人不成，反害了自己。」臧能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我竟是個混帳東西！看此地也不是久居之地，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，待明早托個事，回咱老家便了。」

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，見龐昱叫使女掌燈；自己手執白玉瓶，前往麗芳樓而去。南俠到了軟紅堂，見當中鼎內焚香，上前抓了一把香灰；又見花瓶內插著蠅刷，拿起來插在領後，穿香逕先至麗芳樓，隱在軟簾後面。只聽得眾姬妾正在那裡勸慰金玉仙，說：「我們搶來，當初也是不從。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，無奈順從了。倒得好吃好喝的，……」金玉仙不等說完，口中大罵：「你們這一群無恥賤人！我金玉仙有死而已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，這些侍妾被她罵的閉口無言。正在發怔，只見換丫鬟二名引著龐昱上得樓來，笑容滿面，道：「你等勸她，從也不從？既然不從，我這裡有酒一杯，叫她吃了，便放她回去。」說罷，執杯上前。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，劈手奪過，擲於樓板之上。龐昱大怒，便要吩咐眾姬妾一齊下手。

只聽樓梯山響，見使女杏花上樓，喘吁吁稟道：「剛才龐福叫回稟侯爺，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稟，立刻求見，現在軟紅堂恭候著呢！」龐昱聞聽大守黑夜而來，必有要緊之事，回頭吩咐眾姬妾：「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，再要扭性，我回來定然不饒！」說著話，站起身來，直奔樓梯。剛下到一層，只見毛哄哄一拂，腦後灰塵飛揚，腳底下覺得一絆，站立不穩，咕嚕嚕滾下樓去。後面兩個丫鬟也是如此。三個人滾到樓下，你拉我，我拉你，好容易才立起身來，奔至樓門。龐昱說道：「嚇殺我也！嚇殺我也！什麼東西毛哄哄的？好怕人也！」丫鬟執起燈一看，只見龐昱滿頭的香灰。龐昱見兩個丫鬟也是如此，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必是孤仙見了怪了，快走罷！」兩個丫鬟哪裡還有魂咧！三個人不管高低，深一步，淺一步，竟奔軟紅堂而來。

迎頭遇見龐福，便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龐福回道：「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，要立刻求見，在軟紅堂恭候。」龐昱連忙揮去香灰，整理衣衿，大搖大擺，步入軟紅堂來。太守參見已畢，在下座坐了。龐昱問道：「太守深夜至此，有何要事？」太守回道：「卑府今早接得文書，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，算來五日內必到。卑府一聞此信，不勝驚惶，特來稟候侯爺，早為準備才好。」龐昱道：「包黑子乃吾父門生，諒不敢不迴避我。」蔣完道：「侯爺休如此說。聞得包公秉正無私。不畏權勢，又有欽差御賜御劍三口，甚屬可畏。」又往前湊了一湊，道：「侯爺所作之事，難道包公不知道麼？」龐昱聽罷，雖有些發毛，硬硬著嘴道：「他知道，便把我怎麼樣麼？」蔣完著急，道：「『君子防患未然。』這事非同小可，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，萬事皆休。」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，便道：「這有何難！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，他會飛簷走壁之能，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，豈不完了此事？」太守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必須以速為妙。」龐昱連忙叫龐福，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。惡奴去不多時，將項福帶來，參過龐昱，又見了太守。

此時南俠早在窗外竊聽，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得明白了。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，便從窗外往裡偷看，見果然身體魁梧，品貌雄壯，真是一條好漢，可惜錯投門路。只聽龐昱說：「你敢去行刺麼？」項福道：「小人受侯爺大恩，別說行刺，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。」南俠外邊聽了，不由罵道：「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，原來是一個餽諛的狗才。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！」正自暗想，又聽龐昱說：「太守，你將此人領去，應如何派遣吩咐，務必妥協機密為妙。」蔣完連連稱「是」，告辭退出。

太守在前，項福在後。走不幾步，只聽項福說：「太守慢行，我的帽子掉了。」太守只得站住。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，將帽子抬起。太守道：「帽子如何落得這麼遠呢？」項福道：「想是樹枝一刮，蹦出去的。」說罷，又走幾步，只聽項福說：「好奇怪！

怎麼又掉了？」回頭一看，又沒人。太守也覺奇怪。一同來至門首，太守坐轎，項福騎馬，一同回衙去了。

你道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，是何原故？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。頭次從樹旁經過，即將帽子從項福頭上提了拋去，隱在樹後，見他毫不介意；二次走至太湖石畔，又將帽子提了拋去，隱在石後，項福只回頭觀看，並不搜查左右。可見粗心，學藝不精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，且回寓所歇息便了。

未識如何，下回分解。